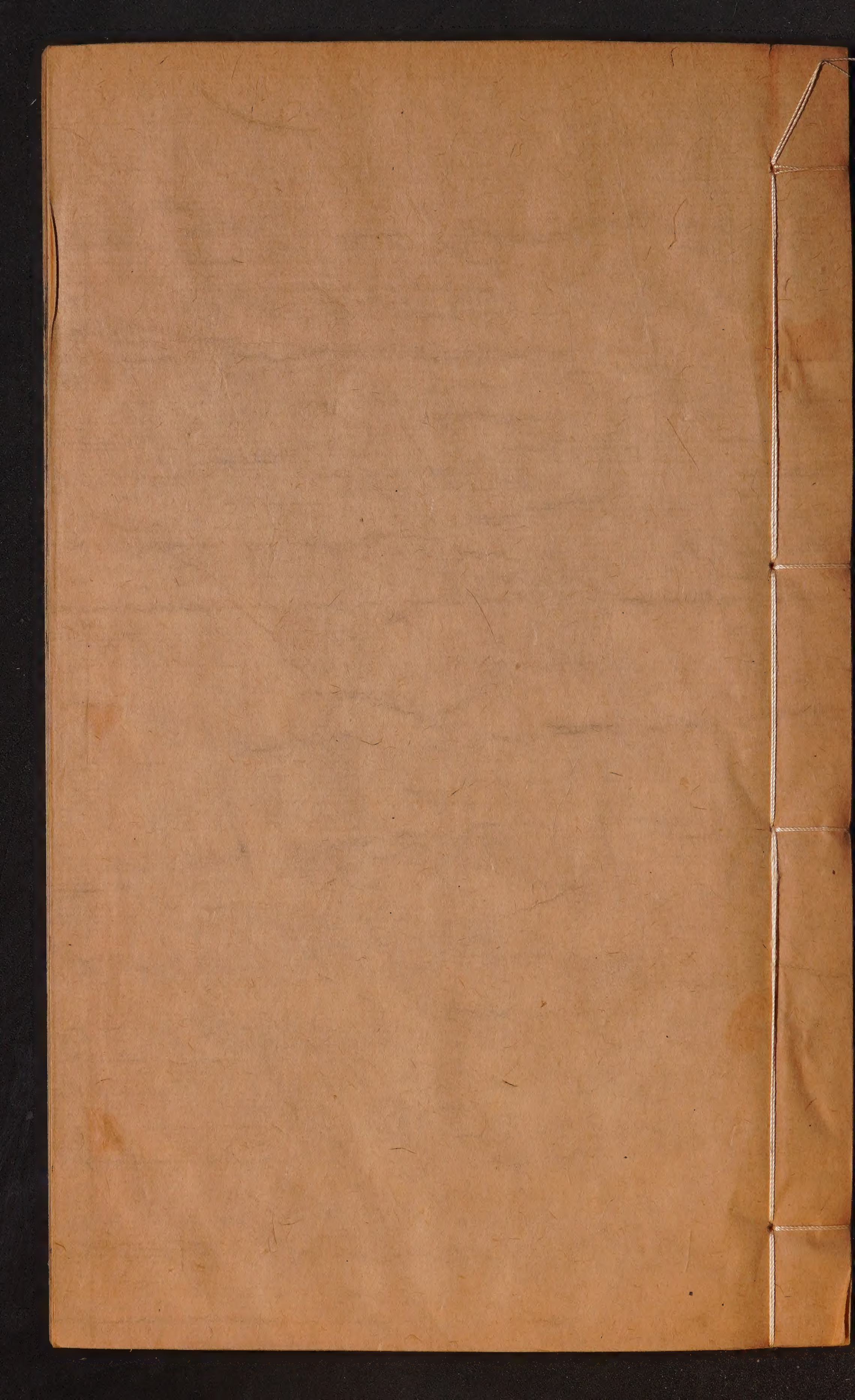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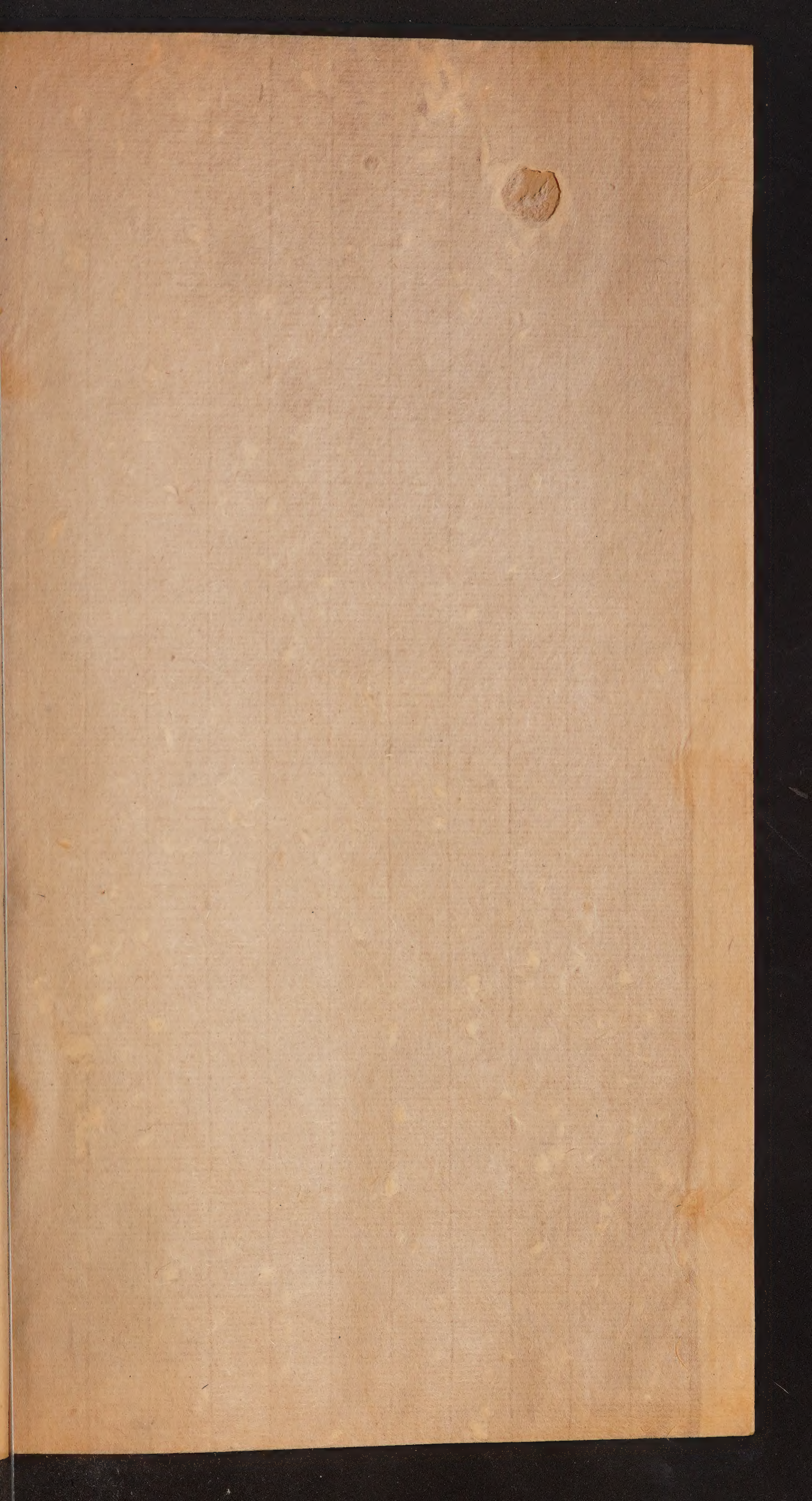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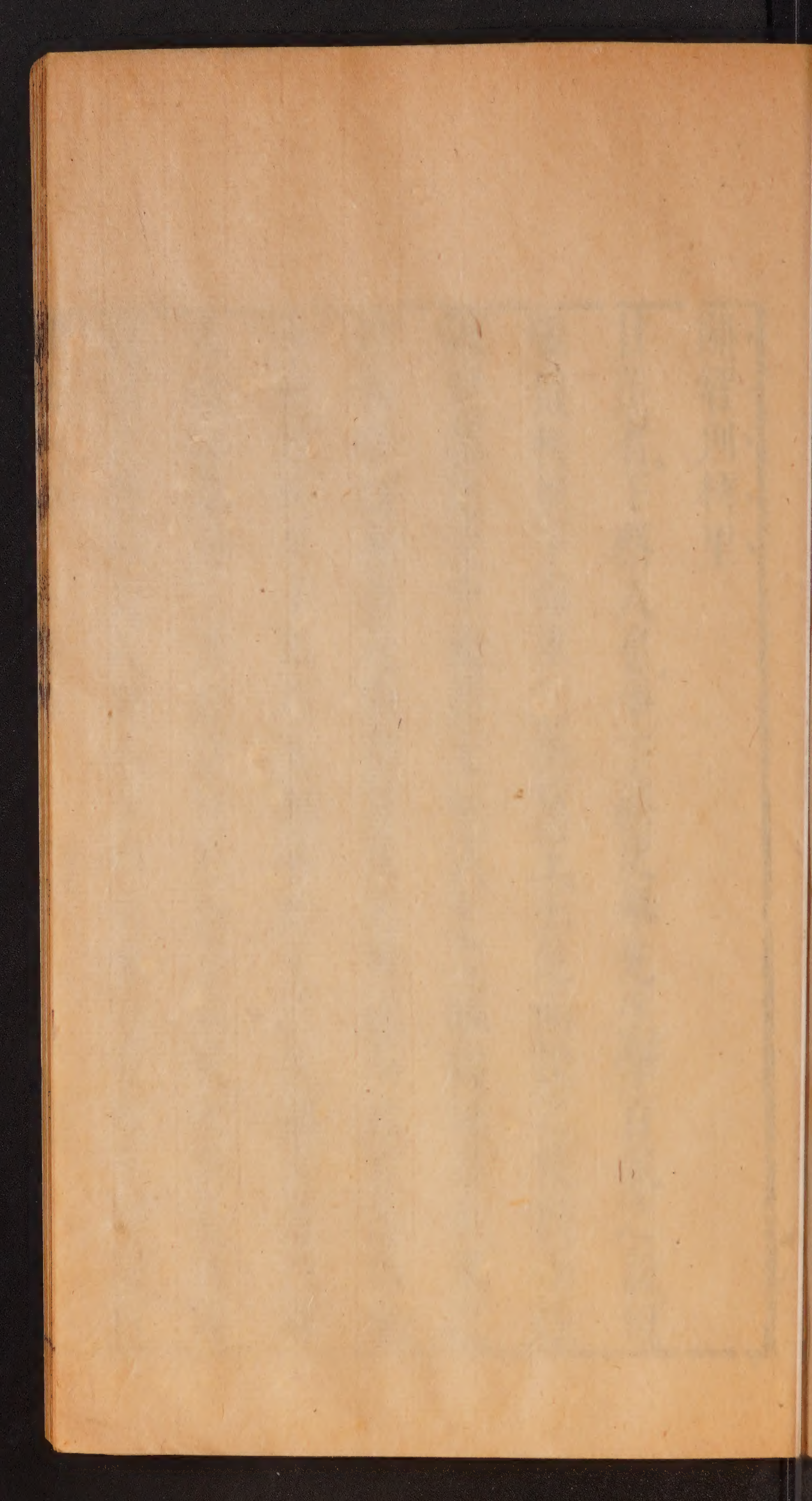








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畧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

晤之
息壤事特奇
文奇亦稱
引喻

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

堅之
急○甚○
一○字句

痛快

文引

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
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
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
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
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
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
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
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

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有誤字

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

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

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亾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

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

無謂

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亾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亾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

着二語使王不疑

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

相宜

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

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

通篇骨脈羅絡

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

文信侯專事中曲折難盡急此語猛喝

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櫜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

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
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
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
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
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
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
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
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

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
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王不
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閒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
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
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
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
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

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芊八子及昭王卽位芊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

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

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

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

以魏晝雖秦

幷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亾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刼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亾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

無通

文以秦畫自難

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

少割亦割也爲秦未必非計爲魏危矣

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

臣竊必之弊邑之王句

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

文最鏗鏘

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

哀哉戰國末士說萬謀裁得秦聽少割也而以爲功悲夫

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

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

諸侯、涇陽[illegible]後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

悟、乃免相國、[illegible]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

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

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

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

覊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

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亾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

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

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亾、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

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

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罷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

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

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

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綱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

李信用朝氣故易折

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

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

避朝氣

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旣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音麁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

戰勝之畧不鬪

擊惰歸

世曾謂秦法儼然將將視將盡其材李信軍破敗不誅又使定燕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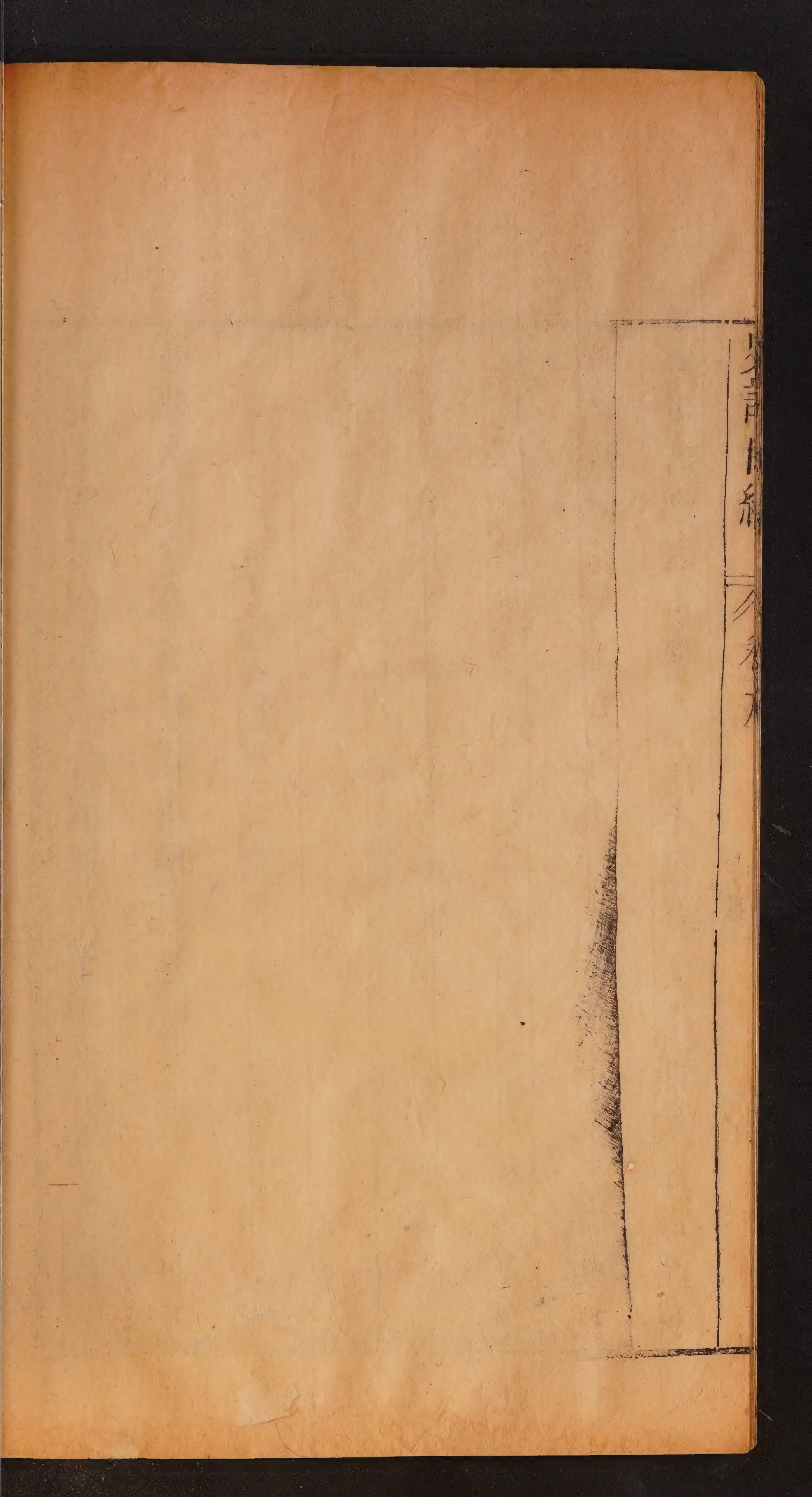
趙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

添不收妙

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巳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

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𭥍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一生富貴欲
根至急有觸
輒動如此然
自處如鼠謂
知所自處得
乎
斯始嘗學帝
王六藝之道
矣而度自處
者莫如入秦
幾富貴不自
託於無爲豈
會之乎自處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

者哉鼠食不潔即蛆甘帶悲夫
視肉言不能食
二語險甚
忍人者人亦忍之

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

所謂瑕釁也

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乗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

言必稱繆公孝公

正引長

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

一篇首

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

反短

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
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
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
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
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

遑譬正短

不結別饒波瀾

反長

又瀾饒

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文[illegible]

二語結篇鈎正諫短

格言開說長

眞能誦習帝王之道斯謂

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俊人其言爛如

總上

結痛快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



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

斯操術至悖
用心至恐真
亾秦者斯也

而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
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
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
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
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
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斯一身至此時眞極反倚伏之幾不察迨破直將渠喟歎有寄千載無窮之

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五○字○結○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

感妙甚妙甚

中庸言驅而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

大瑕釁分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

出脫斯

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

嗟眞利口覆邦家者

看李斯胡亥本心未嘗不明直爲大欲所蔽不能自脫可懼可懼

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亾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并危幾亦識破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

與忠臣感諷之言一律惻怛可誦

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

使從渠身上打飜使之動心

又從秦國故事上打飜看來人君真不可不厲臣

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

信節秦過臣子無恩故恐而不可復

人本心之明真如皎日高之言丞相以爲亾國之言胡亥以爲危身亾國之途法乃卒甘心焉利口之不可嚮邇也如是

如格哲之言妖哉妖哉

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敎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

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

辭危意迫有利可歆有害可怖利口之深害如此

負心者之情皆如是可爲寒心眞所謂流入胸中透膽寒者

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

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

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擊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

可痛可痛所謂不仁之禍及其子孫如是

亾國敗家之主類萌於淫從心意耳目之欲是心危幾

危之

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

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音宅

收折渾淪無迹

秦政禍烈及於子孫如此真可寒心

失其本心者至於此恐哉恐哉

一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與桀同）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

刑名之流禍至此

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

噫彼豈知宗廟懷休子孫休世萬世尊榮孰與以禍終哉

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

極得其情

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

狂悖至此與趙高何異甚矣喪心之禍烈也

若夫賤物貴我適已恐人自生民以來未獲濟斯欲[illegible]

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

者也桀紂用之矣

忍

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

總緻

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

文髓一段恐心之言敗國恐家之言必至此焉極

不有三者何以能圖

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

○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

以恣睢而獨行之庸有極乎

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

要歸在逢君豈樂哀哉以萬人之命爲豐樂也

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君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

又各欲逞其私

敗亡之禍萬世一律

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

攫其所短

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

倉鼠不得前可哀可哀處身至此於廁鼠何異

因暇遂恐

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急語即辭叠）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

情危

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

浸潤風涇

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

迹疑

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

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

犯人主最忌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

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

急不得不上書然誤甚誤上書安可得謂識

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

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

格言

斯言高短政
高所言斯短
者也所謂先
人而奪人之
心

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
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
之朞年遂刼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
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
擅利
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
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
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
逆道而刼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
文勢機員

昏君亡主必自賢其臣如此

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

斯斥高數百言如轉石高直一二語便如轉九下坂之大處勢異也

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

此言亦足以死

當上督責書時誠以此言進豈不猶逢比干之流亞也與哉嗟嘆矣人忍之矣

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

曲折盡情態

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

○如○此○冀○望○可○謂至愚

老臣

山東何故盡反

書連翩數百言辯甚又消不得趙高五

務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

守便棄去即不棄去諫說忿爭之辭豈能奪獨行恣睢之主之心哉

古史置身空閒處神氣不動更不肴諸斷制

置此一嘆於此照倉嘆倉中鼠中嘆未知稅駕皆深

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

肯至味可發千古無窮之感

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二世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

高言永戒

嗟嗟高亦豈得獨全哉永戒永戒

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

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

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根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轉妙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列傳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文字處處筋骨

盡文勢先下插

文抽

北界河故以河南立界

蒙氏亦可謂盤根固蒂矣

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

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

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

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

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

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

走琅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

疑有誤字

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

胡亥二字疑當作其軍字



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

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

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

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

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

綜前語作闗

記使者語變前

秦法至酷虐猶不暴卒人得盡其辭殺恬世將言猶必悔道終去古未遠

于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

輕民力阿主
意分綜並束

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內編卷之九終

